

307

5837.127

11991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盟军统帅

——艾森豪威尔传

[美] 斯蒂芬·安布罗斯 著
麦加罗 著
马中流 译



A1002508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 序

20 世纪上半期，是人类历史上灾难深重的时代。回顾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欧洲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几乎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球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战争结束后的“冷战”更使人们处于动荡不安、担惊受怕的悲惨境遇之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却是这一历史时期给人们稍微带来希望的人物。

作为一名军人，艾森豪威尔精通军事业务，熟悉世界战争史；富有献身精神与自由平等理念，深得其上司、下属和同事们的极端信任。作为一名政治家，艾森豪威尔具有高度的智慧与组织管理才能，具有很强的基于原则之上的外交才能，深得人们的喜爱，甚至崇拜。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 1890 年 10 月 14 日出生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1900 年在阿比伦开始了其学生时代，并在毕业后进入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学习。在军校完成学业后，曾到巴拿马、巴黎、菲律宾等美国兵营及驻外军事机构中服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赏识，很快从一名中级军官上升为军师参谋长。在陆军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出任驻英国美军司令官，并着手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北非战役、意大利战役和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在诺曼底战役中，担任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亲自指挥了诺曼底登陆，解放巴黎以及挺进柏林等大的作战行动，直至纳粹德国战败投

降。

战后，回美国担任陆军参谋长，不久又受命到欧洲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1952年回国后竞选美国总统并以压倒多数票当选。在担当美国总统后，主张缓和对苏关系，一度缓解美苏对立局面，并采取措施结束朝鲜战争，给冷战中的世界带来一丝暖意。

本传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对我国读者了解这一历史人物大有裨益。

译者

2000年4月4日

前 言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一位伟大而又善良的人。他是 20 世纪西方世界最为杰出的领袖之一。正像乔治·C·马歇尔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名军人，艾森豪威尔具备美国军队希望其所培养出来的最优秀人物所具备的所有品质——精通军事业务，熟谙战争史，果断，守纪律，勇敢，富有献身精神，深得士兵、下属的爱戴和上司的信任。在其领导素质中还包括高度的智慧，正直，讲原则，庄重严肃，富有组织才能，充沛精力与外交能力。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外貌端正，对人关怀体贴，对朋友和家庭忠实，易于发火（这点他已学会了控制），有抱负，要面子，怕挨批评，生活习惯上顽固刻板，是位热心的运动员和体育迷，为人谦逊（就是从从不矫揉造作）。他的音乐、艺术以及文学鉴赏力实在不高，十分喜欢了解别人，时常表现出令人喜爱的质朴，爱开玩笑。总而言之，他是一位值得人们去结识和亲近的好人。几乎每个知道他的人都十分喜爱他，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世界上一些最有影响的人士——甚至已达到了崇拜的程度。

本书就是这位伟人的一部传记。它并非是一部研究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书。我觉得这两类书的不同之处是不言自明的。一部传记的重点是集中在人物，其成就、胜利、挫折、失败和与此相关的方面。传记重点人物本身的感受、经历和思想，而不太着重他一生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传记是以其所撰

写的人物活动为线索，对人物而言是重要的，也是传记作者所注重的。所以，本书不是更多地去描写最高统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或者总统候选人，而仅仅是着重研究艾森豪威尔本人。

具体地说，我先前出版的那本探讨战争年代的艾森豪威尔的著作（《最高统帅：战争年代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中关心的是最高统帅发挥的作用——他统率三军时的运筹帷幄，他的思想活动以及结果怎样。在那本著作中曾对其参谋人员，其计划，其军事行动，其上级领导，以及他作为最高统帅所作出的决策，都作了详尽的叙述，而简直没有谈到他的个人生活，例如，在那本 732 页的著作中，他妻子的名字只是出现了四次，他儿子的名字仅提到过六次，而凯·萨默斯比甚至只提到过一次。这些人对于艾森豪威尔作为最高统帅的行动而言，几乎是无关紧要的。然而他们对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却是极其重要的——他思念他们，替他们担忧、操心，书信往来不断，将他们看作是使他可以担负起重任的支持力量。因此他们的名字、活动以及他们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关系，成为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

书中所有的观点全部是艾森豪威尔的观点，重点放在艾森豪威尔重点注意的种种问题、人物、事件和发展之上。我的观察和看法只是限于他对他的敌人、朋友和下属所了解的东西。我尤其关心的是他对希特勒、伦斯塔德和隆美尔在 1942 至 1945 年 5 月这段时间之内的情況和意图的判断；我很少对这些人的实际情况和意图进行分析。相仿，我试图去理解和描绘他对斯大林在 1945 年 5 月至 1952 年 11 月之间的状况和意图的估计，而不想对他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范围和性质的观点是正确或错误作任何深入的分析。

在我此前的一部著作中，我曾认为艾森豪威尔就像杜鲁门

和冷战初期差不多每一位政治家一样，夸张了俄国的力量和误解了斯大林的打算。被美国人视为是共产党人征服世界的举动，事实上是为保卫苏联安全而筹划的防御政策。但是在我看来，传记不需要进行这类推测性的分析。但是艾森豪威尔想些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想，则是传记所需要写的。

本书中的大量引述都是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原话——摘自其私人信件，发出的指示、命令，备忘录，日记，来往电文，演讲，回忆录，以及1962年到1969年间接见记者时所发表的几十次讲话。我仅仅偶尔才不自禁地对他的决策进行些事后的猜测，纵然这些，也几乎总是没能越出他本人后来所作的自我批评的范围。

我深知自己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评论这个人，而是对他进行解释和描述。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多少能描绘出他是一位真正出类拔萃的人物——恕我再添上一句——以及所有我们这些今日生活在自由中的人对其感激之忱。

目 录

译序	(1)
前言	(3)
第一章 身世和童年	(1)
第二章 中学时代	(5)
第三章 西点军校生涯	(12)
第四章 不上战场的指挥官	(22)
第五章 康纳将军——长官、良师和益友	(29)
第六章 麦克阿瑟参谋长的助理	(36)
第七章 艾克与麦克的分歧	(44)
第八章 从副团长到集团军参谋长	(48)
第九章 受到马歇尔将军的赏识	(57)
第十章 驻英国美军司令	(65)
第十一章 “火炬”行动	(78)
第十二章 突尼斯卡塞林山口之战的失败	(91)
第十三章 意大利战役	(100)
第十四章 盟军最高统帅	(107)
第十五章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	(117)
第十六章 诺曼底战役	(129)
第十七章 解放巴黎	(151)
第十八章 艾森豪威尔与蒙哥马利	(164)
第十九章 向蒙哥马利摊牌	(180)

第二十章 德军无条件投降·····	(187)
第二十一章 对战败德国的政策·····	(209)
第二十二章 陆军参谋长·····	(218)
第二十三章 脱离军队·····	(228)
第二十四章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236)
第二十五章 欧洲盟军最高统帅·····	(245)
第二十六章 艾克——总统候选人·····	(278)
第二十七章 当选总统·····	(304)

第一章 身世和童年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显赫的家史，双亲也并不是出自名门望族，他的童年和千百万在 20 世纪初前后成长起来的孩子完全一样。他一生的经历绝大部分都是平淡无奇，不值一提。从表面上而言，他似乎并无出众之处。如果他在将近 51 岁退休，于 1941 年去世的话，那么在今天甚至给历史作注脚的也许都没有。

但是，艾森豪威尔却是个天生的军事家，成为军事史上的名将之一。他也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固然他在竞选总统时已经 61 岁，依然不失为 20 世纪中政绩最辉煌的总统之一。

1891 年艾森豪威尔满 1 岁时，人们可能已把阿比伦看作是沉闷的、毫无生气的地方。艾森豪威尔在少年时不可能看到过放牧的牛群，他肯定从来没能见过枪战，不过像镇上其他孩子一样，从小到大听到过不少有关过去无法无天时期的故事——都是经过大加渲染的，他模仿“野鸟嘴”在街上玩耍过无数次“官兵打强盗”游戏。早期阿比伦留给他的惟一深远的影响，是他一生喜爱阅读廉价的西部小说，这种书他读过不少。

19 世纪 90 年代阿比伦的主要特色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的小市镇，这对年轻的德怀特而言，意味着加深了他从父母那儿学到的一切。首先，这儿强调自给自足，与外界的接触极为稀少，只是限于每日火车的来往，运来东部的工业品和运走这里的麦子。除了本地的之外，用不着向政府缴多少

税，政府也几乎没能给这里提供什么帮助。各家自己照料老、弱、病、残，或不走运的人。阿比伦没有警察，由于市镇极小（人口不到四千），居民全都相互认识，又相互信得过，不需要警察。

那儿的人都十分强调勤奋工作，将事情办好。很少或者不花时间去思考问题或者进行内省。在阿比伦每个人都做活，大多数人做的是艰苦的体力劳动。事实上他们不知道失业是什么，甚至连孩子也有活干。年纪最小的在宅边干，8至12岁的孩子做零工，10来岁的年青人就有正式工作了。

在社会观点、宗教、政治和气质方面阿比伦是小心谨慎和保守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基督教徒，都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并且几乎都投共和党的票。有着强烈的地区观念，将世界分成“我们”（指迪金森县阿比伦的居民，在某种程度上范围可以扩大到堪萨斯州）和“他们”（指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阿比伦就如一个大家庭，使它的每个居民都拥有安全感。威胁一直是来自外部，而不是出自内部，主要是恶劣的气候和商品价格的低落。

这就是说，阿比伦的保守和安全感是有风险的，即因为种麦为生而自然带来的巨大风险。麦农和给他们服务的那些小镇，完全靠运气，他们的成败决定于他们几乎无法左右的两个因素：气候和价格。冰雹、干旱、蝗虫是最让他们心惊胆战的仇敌——假如不走运，一年的辛勤劳动便毁于一旦，人们仅是耸耸肩、喃喃地说声“天意如此”，然后重新再干。即便遇上丰收，他们也会因为价格下跌而赔钱。德怀特懂事一些后，明白了一些家庭小圈子以外的社会情况，即便在与世隔绝的阿比伦，他也很快清楚了气候变化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

引进现代最新技术的迫切需要，削弱了保守思想。居民们把阿比伦视为是相当现代化的城镇。在艾森豪威尔年轻时，那

里的每个人都为它添砖加瓦。随着德怀特一年年成长，阿比伦铺设了街道，铺起人行道（后来又换成水泥人行道），建起发电厂提供电力，还用上了自来水，敷设了下水道，安装了电话，汽车也受到欢迎。但是，文化生活只限于教会的“交谊舞”和肖陶扩偶然来此举办的活动。

在阿比伦尽管没有豪富和赤贫，但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个人威望等方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铁路将小镇一分为二。商人、律师、医生和银行家们住在北边新建起来的宽敞的维多利亚式的宅第内，有着富丽堂皇的长廊，高耸的杨树和一片片大草坪。而铁路职工、木匠、砖瓦匠、修理工们如艾森豪威尔家一样，住在南边树木稀少的小屋子里。大人们将这种区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来没有去思考或评价过；但是孩子们本能地感觉到这种差别，就将自己认为“北边的”或“南边的”。结果在学校里这两部分孩子之间展开了明显、热烈的竞争。

但是，一般而言，很少有人想到社会阶级和社会地位的问题。评价男人的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劳动和是不是按时付清账单，而对女人则是看她家务安排得怎么样。人们都认为男子汉事业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没有成就的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当时，阿比伦和外界的隔绝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并且这还是一种普遍的思想状态。口号就是自给自足。凡主动进取和积极负责的人，都受到尊重，没有听说有过激进主义。

对一位友好的观察者而言，19世纪90年代的阿比伦是和平、宁静、进步、繁荣、敬畏上帝、勤劳、有能力通过本身的努力把自己管理好，正像它已经依靠自己取得成就一样。对挑剔的批评者而言，阿比伦是萧条落后，狭隘，有偏见，对文化、外地人和新思想抱有敌意。批评者还能够指出，阿比伦对

自己的看法是为自己服务。政府好像是天高皇帝远，可有可无，其实它对阿比伦的生存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在雅各布·艾森豪威尔来此前 10 年将这块土地上的印第安人赶走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阿比伦。如果不是联邦政府慷慨解囊、拨出土地建造堪萨斯—太平洋铁路，那么铁路造不成，也不会有阿比伦。如果不是政府鼓励农产品出口的关税政策，阿比伦就会很难出售其惟一的重要产品。

对在当地成长起来的一般孩子而言，阿比伦仅仅是家乡而已。但是，艾森豪威尔家的孩子当时好像把它看成一个理想的地方，并且在他们记忆中始终是这样。尽管阿比伦保守闭塞，但它对一个成长中的男孩子而言，却是个在安全可靠、友爱和在纵容孩子气恶作剧的气氛中发挥自己和发展体力的好地方。

1947 年艾森豪威尔出自内心地说到他所喜爱的阿比伦这个小镇。他说，“阿比伦提供了健康的户外生活环境，与必须工作的要求。这两个条件对于阿比伦这样一个社会的存在起着保证作用，它在消除财富、种族和宗教信仰所造成的偏见，和坚持鼓励正直、作风正派和关心他人的价值标准方面，超过我们见过的任何其他社区。我们学校的民主精神……同样有助于强调对工作和成就的尊重。……有机会在一个开明的乡村地区渡过青年时代早期的青年人，是幸运的。”

第二章 中学时代

在1900年7月4日，9岁半的艾森豪威尔站在阿比伦的街角上，看着中学乐队吹奏着走过。乍看上去，他是一个普通的堪萨斯孩子，光着脚，穿着哥哥留下来的旧衣服，洗的十分干净，但是上面打着许多补钉。他的身材和年龄非常相称，一头浅棕色的头发，黑黝黝的面庞，让一双碧眼显得更加突出，他那宽大的嘴上始终是带着笑容，性情随和。乐队里的小伙子，他每个都认识，实际上镇上的人他也几乎每一人都熟悉。凡和他目光相遇过的人，他都一一以笑相迎，也使劲地点头打招呼。他们也都微笑作答，并向他招手致意。除了他父亲之外，人人都喜欢他，并用“小艾克”这个绰号称呼他，便是明证。镇上的人都称他的小名“小艾克”，由于他的哥哥埃德加叫“大艾克”。“艾克”一词是他本姓艾森豪威尔第一个音节自然转化而成的。

一个注意的观察者可能会看出，小艾克和他同伴们之间有着一些细小的差别。首先是他精力充沛。这支乐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让他一刻不停的活动暂时停止下来，那天是他第一次站着没动，平时他老是闲不住，东看看，西跑跑，玩耍，干活，打架。他天生不喜爱白天睡觉，而是躺在白杨树下懒洋洋地呆想着未来的生活。他要走出门去，到生活中去。

即使在他观看乐队行进时，也能够看出他那股精力。他的眼睛很少定着不动，快速地左顾右盼，什么都不会漏掉。从这

种精力中产生了其他两个相应的特点，也就是强烈的好奇心和惊人的钻研毅力。他要知晓他所能知晓的周围世界，为了满足好奇心，他一直是锲而不舍，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后来埃德加在说到“小艾克”时说：“如果我说外面长的那些花是荷兰蝴蝶花，但他认为是日本花时，他就会非要出去察看一番不可。假如察看还没法确定，他就会翻书查阅。”

他的好奇心和注意力多数时间集中在年龄和他相仿的孩子身上，这是他本人逞强争胜的自然结果。他好斗，简直每天都会跟人打起来，对象时常是年龄和身材都比他稍大的孩子。与他打得次数最多的是“大艾克”。“打架的原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埃德加在事后很多年说，“也许就是我俩在一起走着，他想绊我一跤。嘿，我随手揍他一拳，接着就大打出手……如果不就可能是他从我那里拿走了不属于他的东西。这样，两人又会打起来。这样的打斗多数是扭打、摔交而不是拳击，最后始终是以大艾克占上风而告终。”“打管打，我俩从没有记仇，”埃德加回忆说，“我俩打架完全是闹着玩的。我们是有劲没处使才打架的。我觉得我俩打过架后，说不定比打架前更相互关心。”

和别人家孩子打起架来就截然不同了——后来德怀特回忆说，“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要对着他挥拳猛击，一直打得他求饶。像这种吵架打斗的事是非常多的，艾森豪威尔家的孩子一直是并肩作战，从不互相残杀。”

阿比伦中学有一个传统，一年级新入学的学生要举行一次南边学生头头和北边学生头头的比武大会。“大艾克”在上中学的那一年比武打赢了，结果南边学生整年炫耀不已，到了1904年，这场比武轮到“小艾克”头上。代表“北边”的头头是韦斯利·梅利菲尔德，他个子高大，身体强壮，跑得非常快，两人对打了一个多小时。在德怀特成名之后，差不多每一

个阿比伦的居民都声称自己当时亲眼目睹这一场空前激烈的搏斗。韦斯利和德怀特都打得鼻子流血，嘴唇破裂，耳朵也撕破了，双眼肿得简直看不见东西。最终，韦斯利气喘吁吁地说，“艾克，我无法打赢你。”艾克也气喘吁吁地回答，“我也无法打赢你。”

小艾克回到家中，一下子便倒在床上。艾达用热毛巾敷在他那打肿的脸上，想减轻一些他的痛苦。戴维忍住笑，阿瑟说：“德怀特像父亲。尽管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从没有屈服……他有着父亲的执拗。他顶得住……从不流泪。”

德怀特还继承了戴维的暴躁性格。他一发火，什么都不会顾。肾上腺素布遍全身，怒发冲冠，满脸通红，只有毫无约束的暴力行为才能让这怒气消退。1900年圣诞节前夕，父母亲允许阿瑟和埃德加去远足，小艾克苦苦恳求，找种种借口争着要一起去，但双亲坚决不肯，说他年龄太小。他气疯了，冲到外面，捏紧拳头就往苹果树上猛打。他一面哭一面打，直到双拳血肉模糊。最后父亲抓住他的双肩推搡他，直到他可以控制自己为止。

德怀特又恨又恼，倒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哭了一个小时。他母亲走进房子在他身旁坐下。她拿起他的双手，给他涂上止痛药膏，系上绷带。等他完全平静下来之后，她才说：“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要比可以拿下一座城市的人更伟大。”她接着告诫说，发怒是自我毁伤，是丝毫没有用处的，说他是所有的孩子中脾气最坏的一个，必需尽力克服。艾森豪威尔在76岁时写道：“我一直回想起那一次谈话，把它视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刻之一。”

但是要控制自己不发脾气，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拳打苹果树这件事后两年，那时德怀特12岁，阿瑟16岁，阿瑟因为一件事将德怀特惹火了，德怀特忿怒异常，但由于阿瑟个子

高大，用拳头是打不过的，他环顾四周，看到脚边有一块砖头，便一把抓住没命地对准阿瑟的头部砸去，阿瑟一闪身子，躲了过去——德怀特是的确想击中他的。

德怀特难以控制的另一特点是鲁莽。1898年，春季大雨滂沱，大雾山河水冲出堤岸。就在洪水泛滥的第一天正午不久，艾达叫大艾克和小艾克给戴维将热腾腾的午饭送到奶酪制品厂。他俩绕道去到铁路防波堤上观看洪水，在岸上看到一只破船，既没有桨，也不见船主。他们毫无迟疑去找了一块木板作船桨，跳到船上。他们划着桨迎着混浊的洪水漩涡游荡，另外的孩子也参加进来。一两小时后船上孩子人数太多，已经容纳不下，船就沉没了。大小艾克和同伴从水中爬上岸时浑身水淋淋，满是泥污。艾森豪威尔家的邻居沃尔克曼那时也站在河岸上，他对艾森豪威尔家的孩子发出不祥的预告：“你妈妈在找你们，你们可懂得现在下午已经过一半了，你们还没能把饭给爸爸送去？”

送给父亲的午饭在船沉没时丢失了。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回家。在前门艾达碰到他俩。“到后门廊去”，她说道，“将衣服脱了。”在他们脱衣服时，她到庭院砍了一根槭树条。接着，正如埃德加回忆的那样，“她用她那只开拓者能干的手，用力抽打我们。那次洪水我将永世不忘！”

年轻的德怀特达到精通程度的四项运动是探险、狩猎、钓鱼和烹饪，此外还有玩牌。这几项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是他的癖好。作为孩子和男子汉，没有别的事情比进入陌生的地区去领略一下大地的风光，打几只松鼠或者捕几条鳟鱼放在篝火上烹煮，然后玩一阵子马拉松扑克或桥牌来结束一天的活动这类事，更让他感到兴趣了。

他的老师是一位50岁的男文盲鲍勃·戴维斯。他依靠在大雾山河里捉野鸭、捕鱼、捉麝鼠和水貂为生。戴维斯喜欢小艾

克和他作伴，老是把他请到自己帐篷里去玩，教他怎样玩平底船，雨天如何识别北方，怎样识别周围的山坳和溪流，教他怎样打猎、捕鱼和设陷阱，如何把猎物烧吃，以及如何玩扑克牌。在以后的30年中艾森豪威尔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上一直喜欢玩扑克游戏。他打牌时全神贯注，总是每局必胜，最终当他发现这招致了玩牌的军官们对他产生怨恨情绪时，就再也不玩了。接着，他开始学打桥牌，他喜爱桥牌简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当然又成了一名杰出的桥牌手。

德怀特在他家对面的林肯小学读书，该校各门课程都强调死记硬背。“冬天各个教室里阴沉昏暗，一片单调乏味的朗读声，”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是我至今最深刻的记忆。或者我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学生，或者我学的是无生气的课。”倒是拼写比赛和算术让他振奋起来，拼写比赛激发起他取胜的拚劲，而恨自己粗枝大叶。他爱上算术是由于算术逻辑性强，直截了当——答案不是对，就是错。

他真正感兴趣的课是他自己喜欢的军事史。他沉浸在军事史的阅读中，竟忽略了家务事和学校的功课。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全神贯注坚持阅读军事史，他花在这上面的精力和时间，让他的母亲感到不安（她的和平主义思想也许也是一个原因），她把他的军事史书拿走，锁在柜子里。但是他找到了钥匙。“每当母亲上城里去买东西或到她的小花园里去干活时，我便将书偷出来。”这些书篇幅冗长，详细地描述了希腊和罗马的战争，他读得入了迷。他并非是在当时就立志有朝一日想踏着亚历山大或凯撒的足迹前进，到了20岁以后才稍有点认真地想到投身于军事生涯。但是他喜欢战争故事。谁发起攻击？何地何时？从哪一侧？谁是英雄？建立于哪些功绩？这方面的书与他的好奇心都没有引导他去思考一下发动这些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能将日期都背出，俨然成了军事史的学究。在